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八七回 甘同夢永夜聽雞聲 困洪波長堤成漏澤

且說辛修甫對著蘇青青造了一番謊話，只說他一定要自家反悔，不肯嫁他。那裡知道這個蘇青青竟是斬釘截鐵的一口咬定，情願跟著他到日本去。這一喜非同小可，暗想這個蘇青青居然能夠始終不變，立志不渝，在上海信人裡面總算是難得的了，便想要把這件事兒的來歷和他說明。忽然又想到我何不再著實實的逼他一下，也好試試他的真心究竟怎樣。想著，便又道：「既然你肯同甘共苦，這是我求之不得的。但是事不宜遲，我明天便要動身，萬一個被他們拿住了，走不脫身，倒不是頑的。你既要跟著我一同走，這個時候就要和本家娘姨等講個明白，把牌子除了下來，還清了他們的帳目，好預備一同上路。只不知道你來得及來不及？」蘇青青聽了，略略的頓了一頓，便慨然說道：「倪是說走就走，有啥格來勿及呀？只要叫仔本家進來，搭俚說聲探脫仔牌子好哉。」說著，便叫了大姐阿金進來，叫他去叫本家老鴿。原來辛修甫的這番說話，本來是咬著耳朵說的，那班房間裡人，見了他們這般模樣，便故意都躲出去，好憑著他們兩個人密密切切的談心，所以這件事兒說了半天，那班娘姨、大姐還大家都不知道。如今聽得蘇青青叫阿金去叫本家老鴿，阿金答應一聲，便當真要走下樓去。辛修甫連忙把阿金叫回來，口中說道：「你慢慢的去叫他，不要性急。」

蘇青青道：「早點去叫仔俚上來，搭俚算清仔帳末拉倒哉呀，為啥耐啖要叫俚慢慢交？」辛修甫對著蘇青青哈哈一笑，又對著他打一個拱道：「我如今和你實說，你不要見怪。」蘇青青是何等伶俐的人兒，更兼以前被辛修甫試過幾次，如今見了辛修甫朝著他哈哈一笑，心上早已明白，便把辛修甫推了一推道：「耐格人末，實頭少有出見格，總歸瞎三話四，嚙撥一句真閒話。耐自家想想看，阿該應勿該應？」

前兩轉格事體，還說是搭倪講笑話，嚙啥要緊。今朝是加二勿對哉，哈格皇太后也來哉，犯人也來哉，倒騙得倪蠻相信，阿要氣數！」辛修甫聽了又打一個拱道：「我原是有心試驗你一下的，看你口中說得這般鐵錚錚的，到底是真心不是真心。

若不是我這樣的一來，也顯不出你的真心實意。千萬不要生氣，我原是和你要好的意思。」

蘇青青聽了，瞪了辛修甫一眼道：「耐格個人真正就叫討氣！耐試仔一轉勿算數，再要試第二第三轉。區得倪格嫁人勿是假格，嚙撥哈枝節節格事體。勿然是撥耐試仔出來，也好哉！」說罷，咬著牙齒用一個指頭在辛修甫頭額上用力點了一點，口中又說道：「唔篤格排男人，總歸是翻轉仔麵孔就勿認得人。剛剛倪要撥耐試仔出來，故歇勿知要辦倪那啲格罪名哉！」辛修甫笑著，拉著蘇青青的手道：「這件事兒，總是我的不是，你千萬不要生氣。」蘇青青故意把手一摔，灑脫了辛修甫的手，別過頭去假裝不去理他。辛修甫到了這個時候，這心上的高興就中醞醞頂、醇醞醉心的一般，直覺得骨節奇癢，心花怒開。一時間在下做書的也形容不出他的喜歡來。見蘇青青扭轉身體不來理他，免不得要軟軟的央告安慰一番。

自此以後，辛修甫和蘇青青平空的又添了幾分恩愛，竟有些迷惑起來。一天到晚都在美仁裡鬼混，連書局裡頭的事情都不去理會，只和蘇青青商議著那臨時嫁娶的典禮。依著蘇青青，要辛修甫從此不娶正室，又要什麼風冠霞帔、清音彩轎，要和娶正室的禮節一般。辛修甫雖然分溺愛這個蘇青青，不忍拂他的意思，卻為著這幾件事兒關係來得大了，不能輕輕易易的一口應允。自己心上付度了一番，只許了他五年之內生了兒子，便不娶正室；如若五年不生兒子，別的再說。又許了他用清音彩轎和披風紅裙。蘇青青還故意作難，一定要用風冠霞帔。辛修甫一口咬定了不肯答應，只推說這是我們的家法，我就是答應了，也還有別人不答應，我一個人也做不來主。蘇青青聽了，知道再說也不中用，也只得罷了。兩個人說得停停當當的，只等著萬國救荒賽珍會舉行過了，便要花開並蒂，月照三星；春融翡翠之巢，水蕩鴛鴦之影。辛修甫到了這個時候，也沒有工夫再管別的事情，只一味的屈著指頭輪算那未來的日子，靜靜的等候佳期。幸而辛修甫也是個花叢老手，還不至於分顛倒，和那淫風色鬼一般。

看官且住，這個萬國賽珍救災會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情？辛修甫要娶蘇青青，和這個賽珍會是不相干的，為什麼要等萬國賽珍會舉行之後方才迎娶？看官們不嫌煩碎，在下做書的少不得要一一的鋪敘一番。

原來我們中國的江浙漕米，本來是由運河運到北通州交納的。京城裡頭的食米，全是靠的南糧。所以那個時候政府特設漕運總督一缺，專管這漕運的事情。這個運河卻是我們中國人工所成的第一大川，自浙江杭州府起，直貫穿江蘇、山東兩省，直至直隸通州為止，有二千五百多里長。自隋煬帝時興工開挖，唐宋而後，直到元明，本朝也不知費了無數的金錢，用了許多的人力，方才成了這個運河。這運河的水勢自浙江至江蘇淮安、揚州一帶，河運都分利便。到了淮安清江浦以北，那河水便漸漸的乾涸起來，一路都築了許多水閘，隨時開閉，節制運河的水量。遇著那水淺年分，糧船不能行走，便把第一閘的水放到第二閘來，等糧船差不多要走到第二閘的時候，卻又把第二閘的水放到第三閘來。這樣一閘一閘的過去，直要等得糧船過了水淺的地方，方才把末一閘的水又逐段的倒放過來。那運河水勢最大的地方，就是淮安以南、揚州以北的一段。運河之西有高郵湖、邵伯湖、白馬湖、寶應湖，運河之東有吳公湖、大樅湖、獲金湖、廣洋湖，水勢都甚汪洋洶湧，也都有一百多里長、六七里寬，都流入運河，和運河竟是通連的一般。更有安徽、江蘇交界的洪澤湖，也是流入運河的。

看官，請想這般的許多湖泊都是流入運河的，把運河當作漩窩之地，眾水所歸，小小的運河能有多大的氣魄？遇著天乾水淺的時候，還不要緊。遇著個雨水過多、河水泛濫的時候，那裡容納得下？所以那個時候，漕運總督在運河東西兩岸，築起兩條極高極堅的堤岸，在堤岸中間開一個節制水量的水門。每逢水淺的年分，便把水門開了，放進東、西兩湖的水來。逢著水滿的時候，便又開了水門，把運河的水放進東、西兩湖去。借著這兩條堤岸，做個運河的緊要機關。年年修造，歲歲興工，也不知花費了許多帑項。淮、揚一帶地方，也借著這個運河的力量，水旱不荒，年年的收成十足。

到了後來，河運改了海運，又省力又神速，並且還節省許多經費，政府便把漕運的事情永遠改了海運，把漕運總督一缺也裁掉了。自此以後，這條運河便永遠沒有人來挑濬，這條堤岸便永遠沒有人來修整，由著他年深月久的淤塞坍塌，沒有一個人來理會，直把這淮、揚一帶的東西兩岸漸漸坍塌得一個乾乾淨淨。那東、西湖的水，便一古腦兒都流入運河裡面來，卻沒有了開閉機關，只有來路，沒有去路。

一條運河裡面安放不下，便都順著下流一帶灌注進來。那班淮、揚的百姓正眼巴巴的望得田禾成熟，大家高興。那裡知道被水一沖，都沖得個一物不留，一莖不剩。

今年如此，明年也是如此。一班百姓，還大家只說天公降饑荒，沒有一個知道是運河年久失修，以致湖水順勢灌人的緣故。那淮、揚一帶的居民，都是窮苦的多，富饒的少，那裡禁得起這樣的年年饑饉、歲歲凶荒？自然便都是流離轉徙、奔走道路起來。一個個都是扶老攜幼的望著鎮江府、常州府、長江下流一帶的地方來逃荒就食。常、鎮兩府的地方官，見這班饑民越來越多，到得後來連那淮、揚、徐、海三府一州的饑民，大家都逃避過來。地方官一時沒有安置他們的地方，只得把地方上所有的寺廟都借給那班饑民居住。再到了後來，連寺廟也擠不下了，只得在城外揀一方大大的空地，胡亂搭些草棚，安頓那些饑民。那一種輾轉溝壑的情形，瑣尾流離的慘狀，在下做書的一時間也描寫不出來。那些地方官和那班本地的紳商，雖然也都募捐經費，設了幾個粥廠，按日施粥，但是不能持久的。

這個時候，便有幾個上海的巨紳大商出來發起勸捐了半個多月，雖然有些捐款下來，也是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。便又有一位慈善家想出一個救急的法兒來。這位慈善家姓孫，官名一個厚字，號伯義，是個山西候補道。從小的時候便在德國留學，卻也算得如今世上一個熟諳洋務的人才。見了這班淮、海一帶的饑民，一個個都在那裡嗷嗷待哺，也未免有些蒿目傷心，暗想：「歐洲各國每每的舉行什麼慈善會，不論什麼命婦貴女，都在會中執業，借著婦女的魔力，去吃收那社會的銀錢，一古腦兒都供這個慈善會的用

度。我們中國卻沒有舉行過，何不趁著這個時候借著味莼園的地方也開一個慈善會，普請那些紳商人家的內眷都在會中執役。預先印了入場券各處分銷，每張賣一塊錢，大約這一筆入場券的錢倒也不少。」想著便又轉個念頭道：「這件事兒，最好請陳宮保做個發起人，好在他也是江蘇人，向來在慈善事業上很肯花錢的，料想他病懷桑梓，一定不推卻的。」

想著，便立刻坐了馬車，到斜橋陳宮保的行轅裡頭來，稟見這位商約大臣陳寅孫陳宮保。手本投了進去，候了一回，陳宮保慢慢的出來。孫觀察便把自己的意思和陳宮保說了一遍，要請陳宮保做個發起人。陳宮保聽了，喜道：「我正在這裡躊躇這准、海饑民的事情，如今你出這個主意好得很。我是個江蘇人，這擔任發起的事兒自然是無從推諉的。便是我想起來，就是發賣入場券，也賣不出什麼錢，不如合著上海全埠的紳商內眷，大家都在張園裡頭設肆售物，把賣下來的錢都充作捐款，你說這個主意怎麼樣？」

正是：

犧牲名譽，救億萬之同胞；遞淚江臯，聽中宵之鴻雁。

不知這個慈善會怎樣的一個開法，且待下回交代。